請纓日記

請纓日記卷二

灌陽　唐景崧　維卿

光緒九年癸未正月初三日潘泉來詢需隨員幾何路費幾何沅帥命也余請路費五百兩並請派同知龍維霖雨三通判黃贊勳煦齋同行雨三旋辭邀蔡冰鑑同往

正月初六日游花埭臨江弔黃曉耆曉耆河南商城人名殿荃更名犟原字香谷又字畫民咸豐辛酉拔貢官禮部主事博學能文語無凡響書法貽源篆隸奇峭不可思議其爲人嘗垂首噤默於稠衆中崖岸獨立胷有

單複而不好罵人失意杯酒遂莫測其舞蹈之所極週佳士則裼裘篝燈能作數夕慷慨談也曉青雖不諧流俗乎而志趣游乎九天之上長揖公卿傲屣科目袁小午侍郎愛其才延入西征糧臺半載無私謁縈筆復入都曉青實博通乎古今治亂之源有叩輒應肆其餘力凡兵法醫學風鑑諸家以及擲塗賭跳之術靡不精曉奇氣直辟易萬人於是與余每縱談越南事二人貪戀都下不得行相晤必問所志若何互勖毋噴余於是別字南注生光緒丁丑九月曉青乃與季弟禹卿襆被出都門獨余知其志在南行也至遐窮無復之託跡書肆

次年乃游廣州醉後墮水死平生著作不留稾僅記十四字云儘有詩書堪飽暖止餘天地是樊籠嗚呼其狂而狷乎曉青血性男子赴人急難性命以之卒不免中傷故字曉青其袍履如窶人子髮累旬不櫛于思連鬢故小字鬆姑

正月十二日偕撫齋冰鑑赴香港寓泰來棧候船運璧峯蕭琴石運余行李取道梧邕赴龍州二十日附普濟船二十二日至廉州之北海婦女解官話漁艇滿港有招商局二十四日至越南宿海汛俗呼海防海口長而狹法人喬爾赤在此帶水一艘索費三十兩登岸寓招

商局對岸地名帮金帮音同左越人謂墟也有洋樓泊兵輪四艘新來兵五百人已入河內海防入河內水道有二一道冬春水淺不能行船晤越南商政衙門官旋有法人到局採問來者何人

正月二十五日雇民船二艘赴海陽俗呼水東越都向建河內曰東京水東山西北甯南定四省環衞之商政官遣兵護送路多劫賊夜有戒心二十六日辰刻抵海陽省寓客棧海陽巡撫阮調來見延入署布政提督以次各官在焉衙叙張飲肴饌二十餘品味涼餽鉛錢百貫禮物八色卻錢收茶餌數色

正月二十七日由海陽起程省官派兵護送七十里至
順成府府官延入署出見子孫八九人
正月二十八日由順城府起程越官召大持竿卓地羣
趨竿下民犯罪削竹縛一册不敢逼大員可枷笞知府
卑官脫履始敢上堂本日知府傳夫極勤辰刻坐輞行
禾黍盈疇青翠無際中途接北甯總督張登擅書派兵
來迎申刻抵北甯寓城外行館總督以次文武各官來
見饋牟豕酒米犒從者入城答拜張登擅留飲參贊裴
文禩在座文禩常充貢使在都與尉弟相識詢知爵臣
芷菴甫於二十日過此赴山西往保勝矣聞劉永福有

左右兩營紮山西總兵陳得貴紮北甯三十里之安勇縣著哨官帶親兵馬匹來接張登憻號子明裴文禩號珠江陳得貴號槐階廣東人

請纓客曰廣西自洪逆創亂徧地皆盜竄及越南官軍出關旋平旋起則散勇之爲禍烈也初越南請師願供薪糧夫役而官軍議給米價索薪役將備武夫鮮知懷柔大義待越官輙無禮軍欺民懦又虐使之以故

國家爲藩服用兵二十年糜帑千餘萬而越人終不甚心感然其悉索敝賦實亦可矜甲申北甯陷而夫不可得秋冬再用兵而越夫㮣價變本加厲一至於此

正月二十九日由北甯起程十里抵湧球郎天德江管帶葉逢春駐此河狹兩岸皆土阜渡河二十里抵安勇槐階列隊迎款留蓬村

請纓客曰法破河內我防軍進紮北甯僅數百人法人詰總署何故進兵總署以搜土匪對法謂北甯無匪宜退兵而寶海竊有分界通商之議約中國先退兵於是我軍退紮湧球此爲最近北甯之軍

二月初一日由蓬村起程三十里至諒江府一呼舊府渡河此河與湧球皆匯紅江達海漲生小輪船可入六十里至郎甲寓李該總宅中五更聞書聲咿唔越人勤

讀起最早喚書生見之該總如中國里正

二月初二日行七十里至屯牙小憩萬山環列溪澗橫道三十里至屯梅郎諒山之長慶府寓府署府南十五里爲鬼門關有伏波祠越地無里數約畧言之

二月初三日行六十里至五臺相傳古樹顚有伏波鋼箭過此爲四臺三臺二臺而至諒山波河爲驅驢埔記名提督統領左江左路防軍黃桂蘭駐此遣親兵小隊迎入左府祠黃軍門安徽合肥人號卉亭修幹長髯知書儒雅諒山巡撫梁輝懿率布按來見席罷與卉亭談貞務及劉永福謂己授討爵臣並蒞逆函劉永福矣探

余來意告以將約劉進兵河內冉亭以爲然又疑其統督黃佐炎積不相能越且不敢抗法恐阻之余曰惟根歭而制黃佐炎四鼓冉亭就榻前曲商而切囑之亦有心人歟梁輝懿號竹園原籍廣東越人每不以軍國眞情告我竹園獨肯言

二月初五日偕冉亭冰鑑渡河入諒山城答拜各官梁輝懿留飲饌豐得中華味焉席罷喚魑婆唱曲越俗好鬼延以治病席地列米盤焚香起舞搖銅環琤琤然有揮絃者如月琴又見牛尾一絃琴

二月初六日駈驢墟期物列棚下男婦如織裝束簡潔

地近南關有華風也相傳諒山城紫甎爲馬伏波築今所歷越南省城皆紫甎俗說不足信如此

二月初七日由諒山起程赴山西黃統領派把總何有龍帶勇五十名護行把總李得發隨侍初九日至蓬村寓槐階營中

二月十一日偕煦齋冰鑑由蓬村起程槐階派其族弟陳玉堂帶勇五十名護行至北甯裴文禩約飲張登憻謂法人將取南定乞予留北甯答以此來重在晤劉孤身羈此何益張登憻又浼予謂其左營吳鳳典右營楊著恩下擊河內辭以未晤劉不能孟浪晤後再議

二月十二日由北甯起程七十里至金英縣縣官外出寓署中金英距河内省城三十里越南府縣無城府土圍縣竹圍凡村皆種蕉竹檳榔葱翠成林惟穢而不治可厭耳

二月十三日行二十里至永祥分府卽安朗縣山西屬也漢徵側徵貳用兵處再行六十里至安樂縣由金英去山西不必過安樂是日誤行

二月十四日行二十里抵山西省布政使宗室阮尉列隊郊迎入行館總督阮廷潤及按察提督領兵等官來見黑旗左營吳鳳典右營楊著恩及滇粵坐探委員華

商首事俱來見阮廷潤號海元吳鳳典廣西人號雅樓
楊著恩一名著仁號朓卿廣東欽州武監生少年俊偉
知禮能言劉永福得力將備
二月十五日黃佐炎來見號羅洲越南駙馬東閣大學
士統督北圻軍務北圻督撫均受節制年六十有奇著
金團窄袖朱衣彼國大臣戎服也侍從甚盛國王賜以
宿衛兵號能戰曰京兵越官儀曬督撫四蓋布按兩蓋
知府以次一蓋黑油長柄鳴鼓行道役挾漆匣盛檳榔
菸具奔隨之督撫兵執刀督撫入會客兵侍立門外烈
日大雨不敢動黃佐炎儀仗較赫頗自尊大馮萃亭軍

門會坐將臺令以三跪九叩見渠銜之刺骨佐炎謂劉永福不受調度請予籌馭之蓋是時越難已深國王阮福時憤極決戰責令黃佐炎督劉進剿向疑佐炎尼劉戰竊幸今已不然是日適接芷菴自保勝來書述劉感極遞呈軍册具禀甚恭謂余行抵何處則來就見毋勞遠涉保勝因語佐炎姑緩之劉永福前營督帶越南防禦使黃守忠來見守忠廣西思州人也號蓋臣俗呼北江黃二十六歲聚八百人出關永福入越後時有起蹶得守忠勢漸壯相隨二十年永福克自立三分其軍守忠曰前營與左楊右守忠所部千二三百人倍於左右

兩營雖倚劉爲帥而前營月餉仰給越官歲時犒賞及軍械守忠自籌不請於劉也今守忠新平十州同十州者越之羈縻州屬興化三猛在焉猛者如中國所稱苗猺峝是也其地縱橫二千餘里與雲南南掌接界不讀中國書別有字母近稍稍習漢文五金稻粱生焉黃旗餘黨葉成林幾全據其地永福兵降成林及朱冰清詠韋二文三等散黨未靖乃命守忠往勦追入南掌界南掌大驚賂其軍華裝也曰天兵自古不至此南掌有大王二王三王詫守忠爲神將詢生年月日願生祠之守忠不肯凱還守忠艱官語見華官蹴踖不敢言

請纓客曰由十州走九龍江過南掌哀牢邊境可達西貢計一月程余嘗與黃佐炎畫策令黃守忠帶兵入十州取道九龍江襲擣西貢以解北圻危佐炎是之且願自率守忠行以所歷境皆越邊圻佐炎權重能檄供糧糈而永福不願守忠行余亦慮守忠兵力不足火器且之遂止而實奇計獨唐義生中丞函商及之此黑旗既戰河內以後事也守忠言南掌人頂髮一握混沌無機械細螺爲錢金銀積造佛塔不用也十州實十六州保勝爲水尾州居其一餘界雲境互有出入雍正乾隆年間越王迭奏爭劉永福慮保勝不可居而中國又不能

歸也法氛既動於是陰有圖十州之志十州土酋亦頗畏威受約咸屬其子爻呼劉焉十州久爲粵人嘯聚山峻水紆席此可成一小部落然必吞南掌達海濱遠通舟楫局勢始闊界越一面陸路易塞後反復語劉劉謝未能也

二月十六日接黃統領函稱奉倪豹帥照會鈔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六百里函稱唐景崧應迅往雲南不得在越留戀等語蓋去臘法使有通商分界之議總署恐余挑逗劉永福礙和議故也維時法已增兵攻南定料必背約而都下未知本日黃佐炎涗子促吳鳳典楊著

恩下擊河內解南定圍余以未晤劉爲辭而總署催行

姑置之爵臣芷薌至自保勝

二月十七日黃佐炎遣黃守忠往紫丹鳳縣丹鳳在山西東路五十里再下三十里即河內省

二月十八十九等日法兵攻南定破之南定在北圻最稱富庶爲五大省之一五大省者河內南定北甯海陽山西是也南定兩海口一巴辣口一遼海口皆寬於甯海汛富良江由此兩口出海其通甯海汛乃支河也巴辣遼海兩口法未經營不能停椗輪船皆自甯海汛入富良江南定城面河爲富良支河輪船可達獨冬春水

淺易塞南定總督武師晏負能名招華勇五百人並越
兵萬人守之法人十八日攻未下十九日破東門入提
督陣亡武師晏遁務本縣至是越南失兩巨省矣師晏
號仲平後晤於黃佐炎營衰老已甚而最廉富良江洮
江洱江紅江皆一江而異名
二月二十日越戰法人於新河越兵敗績總督張登憻
帶兵號九千人又募華勇五百人頭目爲華人趙福星
黃福茂黃雲光設防慈山府及新河新河者因富良江
漲大別開此河以殺水勢者也由北甯五十里渡新河
爲嘉林府再渡富良江卽河內省法人攻所募華勇營

折頗力單火不繼兼壘遁越南兵制臨陣彈藥必記數殺賊少責將士償故見敵不敢妄施亦不肯豐給其迂愚如此黃爵臣回廣東交呈沅帥函芷菴暫留山西南定失越事愈緊黃佐炎前後六調劉永福不至至是浼余促之告以劉稱探余抵某處即束裝趨見今駐山西其來必矣爰屬吳鳳典等羽書飛催

請纓客曰余在諒山營閱倪豹帥致黃統領書悉所謂分界通商者分界以紅江爲界中法分任保護通商則在保勝合肥相國慮黑旗爲梗議編置其軍移屯他所即以保勝稅關所入養之今求如分護越圻而不可得

合肥原策不誠善歟然當是時法人料黑旗必不肯移保勝必不可得雲南仍不可通款議雖成懼天下笑故展轉背約而仍遣兵於南定北甯處心積慮必搗保勝逐劉而後已此黑旗兵扼一隅法不得入雲南之隱憾也或曰移劉則越禍立解中國亦保全實多何計不果出此然而寶海颺矣中國不能牽其裾而從事盤敦其奈之何且移劉而越難果能解耶分護之說姑以餂我而已

二月二十一日偕芷菴聰齋冰鑑游城外各寺乞籤關帝廟籤曰尊前無事且高歌時未來時奈若何白馬渡

江雖日暮虎頭城裏看巍峩前一語甚明後一語不解接張登壇羽書謂南定陷北甯急請余往北甯商辦軍事並請黃統領進防北甯旋接黃統領書知已於十七日進駐諒江府各營暑有變置先是有

旨飭防軍勿深入越境故我軍僅能至諒江不敢駐北甯省也旋奉

敕下防軍固不可深入越境亦不可退縮失勢疆臣奏稱救越則虞召釁不救無以恤藩事在兩難

二月二十二日後在山西坐待劉永福閒與芷菴煦齋作詩鐘習越人投壺戲日爲人書聯扇夜談輒至三鼓

側身無著警報日來每有法輪至山西喝江口窺伺按察阮文甲帶兵出防兒戲不可恃也越南天熱地溼二月袒汗衾帳生苔蜥蜴有聲蚊蚋攢集無可奈何抱剡長坐

三月初八日中國游擊銜捐二品封典越南三宣副提督劉永福率親兵隊乘舟至山西旗純黑有三宣提督軍務旗篆書劉字旗七星旗八卦旗洋槍刀斧手角聲烏烏馬蹄蹴踏不聞軍譁市人讙呼劉提督來旗牌官投帖報到先遣隨員韓再文探詢進見儀節即日來謁執禮卑謹初見畧示獎慰未與深談永福號淵亭廣西

上思州人咸豐年間粵西亂淵亭率三百人出鎭南關時粵人何均昌據保勝淵亭力戰平之遂有保勝號黑旗同治十二年法人破河內夷酋安鄴句結逆首黃崇英謀吞全越黃崇英黃旗也擁眾數萬勢張甚越官梁輝懿時爲山西按察使國王敕赴保勝諭淵亭歸誠當是時黃旗賊已盤踞山西太原一帶保勝不得達河內淵亭乃率隊裹糧驀越宣光大嶺繞馳河內一戰而斬安鄴甫斂隊而富春議和三使臣適至爲法所挾閉置舟中督師黃佐炎亟檄罷兵旋就和而授淵亭三宣副提督職給敕印冠服三宣卽宣光也其部眾曰團練故

稱劉團安鄰死而黃崇英之謀寖餒亦衰旋為提督馮萃亭勦滅淵亭嘗須撫給游擊銜後屢自備餉械除土匪黃佐炎不上聞廷臣亦竊多疑忌以故淵亭嘗積怨於黃佐炎今日所以六調不至也越南兵餉極微每兵月給鉛錢二貫值銀二錢米一方重四十五觔淵亭權稅於保勝借資軍餉其部卒皆內地殺人亡命否亦跳蕩不羈之徒淵亭馭下嚴進見輒謾罵將備短衣垂手長立階下命之入始敢入側坐不敢正言淵亭不識字典籖者跽榻前稟事詞不中意命之改纖毫不敢違事關錢幣必反復推駁手權錙銖若不得已而後用然所

部必爲之娶妻生子將備分權稅關走卒聽其貿易俾有所戀而不肯離逃者必誅用能顚倒梟悍牢籠無賴淵亭長身削立高顴尖頦狀類獐猿唐裘帥詫其相一見賞爵金邊人皆呼劉二新聞紙訛稱劉義本年癸未四十七歲妻黃氏先收養子名成良黃氏生二子吳鳳典妻黃氏女弟也淵亭尤禮下之今已歿

三月初九日答拜淵亭入密室細陳衷曲淵亭悒悒爲言黃佐炎余曰足下膺越職佐炎外越人待足下何如淵亭曰越王待我厚京外諸臣獨梁輝懿善遇我其餘碌碌皆忌我者也余曰保勝緊界雲南雲南如何視足

下淵亭曰獨唐義生方伯厚我耳余曰足下少年冒不韙之名今處保勝彈丸之地設一旦得罪於滇越進退無路計將安出況今且見逼於法蘭西淵亭踧曰謹受教余曰萬里來茲專爲足下策不朽之勳創不世之業古有不階尺土提一成一旅而成霸王者夫今日越南乃法人刀砧之魚膾也狼藉不旋踵足下誠能據保勝十州爲老巢守山西爲門戶北甯太原諒山高平宣光興化震以足下威名不費兵力傳檄可定足下誠能收關外之亡命簡越卒之精銳以爲兵就膏腴之地以爲糧榷七省之物稅以爲財禮羅賢俊以爲輔助然後請

命中國假以名號據北圖南事成則王不成亦不失爲捍衛華邊之豪傑功在中國聲施萬世此上策也淵亭瞠目久之余曰雖然有天命焉請言其次今者法蘭西欺我中國剪我藩服神人共憤中國不肯因一隅而牽動天下足下越官也誠能提全師擊河內戰勝則聲名崛起糧餉軍裝必有助者不勝而忠義人猶榮之四海九州知有劉永福誰肯不容立名保身無逾於此此中策也夫以今日揆敵勢而建義旗天人之機似不至敗淵亭曰唐方伯嘗曰汝其固守保勝無妄動敵至再戰不勝則卷旗入滇吾能庇之余曰噫功名者有功而後

有名足下坐視國難則無功無名孰重黑旗劉永福者事敗而投中國恐不愛且唐方伯又安能久宦滇中而庇子也株守保勝此下策也淵亭曰微力不足當上策且越或因此降法而擊我將奈何余曰法人已不容汝爲之被擊不爲亦擊越急亦必除汝以謝法豪傑毋爲人所算淵亭狐疑余曰何如中策淵亭曰中策勉爲之雖然兵單軍火絀可守而不可戰余曰戰必有助者夫不可戰又焉能守先發制人足下毋怯淵亭曰二者請籌諸楊著恩再密復命歸寓總督阮廷潤來見請余屬淵亭往上協社見黃佐炎社在東門外三十里黃劉積

不睦越官恐淵亭不往見故浼予勸之淵亭不欲往余
曰是奚宜者昔者越南疑予甚於畏法人今予親予而
咫尺不謁主帥適滋人惑其往之便約定明日同行黃
守忠旋自丹鳳
三月初十日偕淵亭赴上協見黃佐炎淵亭謁佐炎青
帛裹首窄袖短衣越裝也佐炎並留飲梁輝懿時在佐
炎營中參贊軍務同席席後佐炎留余筆談二十餘紙
急催淵亭進兵余謂淵亭兵單軍火缺其不欲進亦自
有故佐炎擬奏爲增千人聞余應赴雲南乃與梁輝懿
會奏其國王咨呈廣東代奏留邊是時越將專恃淵亭

欲余在邊左右之也次日偕淵亭旋自上協
三月十二日梁輝懿來見稱奉佐炎令調劉團往上協淵亭不奉調余謂停之屬淵亭以一營往上協餘軍暫駐山西並商守山西必出守河岸立礮臺阮廷潤謂夏漲未生山西無慮河不必守余謂既不守山西即當進規河內無全軍紮上協閒地之理淵亭與余意同越官必欲其全屯上協淵亭怫然計終未決
三月十三日夜訪淵亭坐密室短榻詢前所陳第一策有意否淵亭曰儻中國問罪若何余曰中國知越祀將絕今日必不理蠻觸之事且足下以保殘越固華邊爲

號召義正名順中國無與爲難也淵亭曰然則吾軍且進屯丹鳳勿逆佐炎意俾生疑且請密商卉亭統領如能助師數百人假天兵之威庶易舉事余曰善乃定十五日拔隊赴丹鳳余乃屬芷菴先旋黄統領營密商前事淵亭曾造謁卉亭執贄門下事必關白卉亭爲代購軍火軍裝誼極款洽亦淵亭平生一知己也十四日慮淵亭有悔意往堅其行

三月十五日淵亭來辭率親兵先往上協左右兩營暫留山西

三月十六日淵亭書來謂黄佐炎促其進兵懷德請示

進止並謂進兵則左右營當行恐余無兵隨護復書不必顧我進兵懷德計亦是又命楊著恩諮商前策余曰大事固不易爲而擊虜爲黑旗第一要義著恩下階叩首稱進紮懷德必有惡戰成敗均要乞恩余定期十八日回黃統領營中冰鑑先行

三月十七日黃守忠吳鳳典楊著恩各餽象牙犀角熊膽肉桂送行情致殷然黑旗將士欲歸中國惟恐不容至是忽見京員前來撫慰俱各奮發矢志殺賊冀得錦旋

三月十八日偕煦齋起程黑旗將士總督阮廷潤送至

渡口登船話別請余早旋山西
三月十九日至北甯張登壇留飲席間勸以興利除弊數大端如簡軍實購軍火開太原高平廣安礦務去虐民之政實心向中國以杜西人狡謀登壇唯唯應之
三月二十一日至諒江府黃統領營芷菴在焉問所商事卉亭謂已函告淵亭如唐主政所言皆爲劉氏子孫計宜聽之助兵之說固知卉亭不敢妄舉也璧峯琴石至龍州
三月二十二日接岑彥帥函勸早赴雲南並謂挑劉召釁禍誰當之語甚摯余復稱有禍惟自當之淵亭函報

本月十九日祭旗進兵懷德盼余早返山西懷德府屬
河內省距省十里此後數日在諒江小住驕陽熾天心
緒惡劣晚餐日落與卉亭步憩荔支林下每憶珠江荔
支灣少年風景如在天上

三月二十六日芷菴旋東函呈沅帥求濟劉團軍火也
煦齋冰鑑均同廣州計總署催行日已久矣卉亭謂劉
團正一鼓進兵恐隳壯志勸余暫緩入關

三月二十七日聞廣西布政使徐延旭奉
命出關籌辦邊防專摺奏事徐方伯山東人庚申進士
號曉山由廣西知縣起家負能吏名曾至諒山剿匪著

有越南紀畧是時中國猶沿寶海通商分界之議迄無成說不知越南時局已有戰而無和矣余懷去志而不忍遽棄淵亭强留而此身殊覺無謂卉亭擬入關迎徐方伯挽余暫駐其督帶韋和禮營中越官勦撫使梁俊秀來見號蘭卿原籍龍州隨父出關在高平雄覛鄉里人呼梁三大越人呼大臬傑之謂也近始蓄髮就越職

三月二十九日由諒江至蓬村韋營韋和禮號修五合肥人官保記名提督督帶三營文案爲歐陽萓柳州府人

四月初三日黃統領入關初五日接黃統領公文准廣

西巡撫倪恭錄本年二月十二日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代奏吏部主事唐景崧敬陳

管見一摺唐景崧著懍遵前旨迅即前往雲南聽候差

遣毋稍逗留欽此知照前來並據倪撫行文黃統領查

取起程日期具報聞

命之下敢不欽遵然此時性命功名已概付之度外惟

盼黑旗與法人一決雌雄姑報初六日起程

四月初六初七初八初九等日仍在諒營候黑旗消息

芷菴在龍州來書勸余入關語頗激切適觸愁懷遂決

於初十日起程途中接廣東督撫公文恭錄二月十二

日

諭旨照會前來又接黃統領書仍勸暫留時已就道不復折回韋營擬至諒山小住沅帥致黃統領書問余甚摯是夕宿郎甲據楊草上沅帥書並致淵亭

四月十三日至諒山巡撫呂春葳以次各官來見十二日布政按察約游二青三青洞鐫詩滿壁林壑寬幽按察約飲談甚歡詢南交古蹟謂廣安有安子山傳爲安期生修道所唐時有高僧卓錫於此有詩刻石今無存問伏波銅柱則越人早不知所在曰諒山曰乂安曰廣東欽州曰廣西分茅嶺皆無的據柱稱有五不僅新息

所立也

四月十五日徐方伯抵龍州書來慰問連日破廠悶坐岑寂無聊淵亭連函催返山西而余已有入關之志詭辭以對戰信無聞

四月十九日申刻接淵亭專足遞書知於本月十三日與法人接戰於紙橋大破之陣斬創謀吞越之五畫李威利斬四畫至一畫兵頭三十餘人斬法兵二百餘人傷者無算奪獲洋槍馬匹刀劍鼓角時辰表千里鏡不可勝計右營管帶楊著恩陣亡左營管帶吳鳳典受傷團丁死三十餘人讙動邊關一時諒營大小將弁華商

越庶以及巡撫布按文武各官齊來致賀飛函黃統領報捷而痛楊朓卿將星遽隕喜極而悲回憶別時叩首之言愴然淚下馳賀淵亭存問死亡將士家屬

請纓客曰是役也後至紙橋詳詢戰狀備錄於篇紙橋者小橋涵水橋東二里爲河內城橋西三里爲劉營中一大道左右村田四月初九夕黃守忠襲入城外教堂焚之小有斬獲法兵堅守市棚不得近十一日法兵出城旋斂去諜報必有大戰右營管帶楊著恩請當前敵淵亭戒曰戰洋人不可急急則損著恩曰見洋人而能忍者非人也雖死願任先鋒十二夜五鼓黃佐炎接城

內越官密報法兵準十三日平明傾城出戰著恩聞報
全營不造飯驟率馳去淵亭禁勿及亟命吳鳳典伏道
左爲奇兵黃守忠扼大道迎敵爲正兵自率親兵在後
督陣著恩馳至紙橋兵分三隊頭隊據橋旁關帝廟二
隊列廟後自帶親兵爲三隊在大道右隊甫齊而法兵
已布滿橋東鏡瞰廟中槍礮齊舉瓦飛棟折人語不聞
一四晝巨酋怒馬登橋爲右營火筒礮擊落橋下人馬
齏粉法隊退轉席地吸酒乘醉復起十人一隊連環施
槍魚貫過橋前倒後進尸不回顧右營頭隊潰於廟二
隊接戰力復不支法兵一抄廟後一走大道夾擊著恩

一彈洞著恩雙股左右尸疊親兵掖退不肯強起彈折右腕坐地輪開十六響手槍倒十數人至十三響飛彈洞胷陣亡右營全潰法兵直驅大道黃守忠頭隊接戰敗二隊馳援亦將不敵方右營之初被挫也報及淵亭淵亭馳至前營三隊地而著恩已亡淵亭再進而前營頭隊又敗黃守忠死戰不卻吳鳳典道左伏起橫衝法兵前營乃直衝法兵於是劉兵法兵紛攪成團隊伍大亂黑旗短刃交下法人槍不及施右營潰兵折回憤戰法尸山積一酋中槍坐地劉兵馳取首級酋急脫帽搖手而頃刻已被臠割寸膚不留視其袪五畫也法眾狂

竄甚有呆坐受戮不能行者劉已亡健將吳鳳典亦傷
遂不過橋窮追未刻整隊凱還次日法遣越官說黃佐
炎願以二萬金贖五畫首級而後知爲李威利淵亭不
與黃佐炎紅旗報捷越王獎力授淵亭三宣提督一等
義艮男爵黃守忠以次進秩有差賞斬五畫首級兵銀
千兩廣西巡撫據報馳奏著恩無子有老祖母家欽州
妻陸氏守節養子十三齡殤
四月十六日爲淵亭作檄文布告天下討法蘭西文曰
越南三宣副提督劉永福爲檄告法罪事溯越南自秦
漢以降俱隸中華至宋始淪爲外域前明猶改行省逮

大清朝雖越主迭經易姓而皆就列藩封納貢有捌載在冊府四海五尺之童誰不知爲
大清屬國者法蘭西獨不聞乎既與中國和好即不應欺其所屬用兵於越南無異用兵於中國也兵端開自法人如中國
大皇帝赫然震怒聲罪致討法蘭西何說之辭即不然而遣師救護藩服亦不得援兩國相爭他國不得接濟之公法相比前者攘據西貢遂使越南貧弱至今同治十二年突攻北圻議和通商迄今十年未嘗稍得罪於法人也去歲無故墮其河城法使寶海忽在天津有通

商分界之議夫欲通商雲南則通之而已矣欲往保勝則往之而已矣至越南土地豈法人所得而分之且久居

大皇帝覆載之中頻年出師剿除土匪未見法蘭西有一矢之助何所賴其保護據人之城戕人之官掠人之倉庫猶向人自稱保護豈不汗顏及至天津已約會議請中國退師而賚海忽爾西旋增兵倏已南至棄禮蔑信一至於此不獨虐越南實欺中國也請質之海外諸大邦誰曲誰直誰啟兵端恐亦無辭爲法蘭西解也本年二月十九日擊破我南定三月阻糧於富春攻北甯

之新河窺山西之丹鳳志在鯨吞橫暴已極永福中國
廣西人也當爲中國捍衛邊疆越南三宣副提督也當
爲越南削平敵寇於是恭奉國命督率全軍適攻河內
慷慨誓師四月初九夕焚毀城內教堂十三日身率勁
兵與法人血戰三時之久礮聲雷動人肉星飛我軍奮
勇直前無不一以當十當經陣斬該兵頭五畫一名四
畫一名三畫至一畫二十餘名法兵死傷無算奪獲軍
械馬匹甚多彼兵潰遁退至城西閉關不出嗚呼法人
所爲神人共憤今者受茲大創天道昭然如其悔過退
師仍申舊好則永福爲民惜命抑又何求儻猶怙過不

悛負固固服則永福誓不兩立定當力剪仇讎設更向我中國妄肆糾纏則將延禮英才糾集忠義一檄之下萬衆遂來更舉義旗往奪西貢夫天下之積忿久矣殺機隱伏如火待然有倡者必有和之衆憤激發非條教所能禁豈獨不利於法蘭西乎恐海邦之在中國者亦因越法交鋒而發累幸勿束手旁觀致蹈城火殃魚之禍何不發一言而辨曲直以解紛也至於我越教民食毛踐土受國深恩乃甘爲讎人役使昔與法和姑容爾輩今與法戰則從教者卽逆黨也痛殺無赦如能改過自新輸我以敵情結我以內應則賞賚仍有加焉再如

西貢舊民豈不懷思故國乃願爲彼前導喪盡天良陣前倒戈即貸一死若夫堂堂衣冠之族矯矯草莽之雄亦甘託足其中陰謀詭計竊已耳聞姓名而口不忍言所望今日爲漢奸明日爲義士永福猶將禮之而敬之也永福僻處一隅志慮短少伏乞大賢碩彥奇材異能濟其力之未充匡其術之不逮謹願匍匐而受教焉越南幸甚天下幸甚特此布告四海知之

請纓客曰此我中國人人所欲言而無從言之者余特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耳此檄一出而劉永福遂名震中外控弦帶刀之士跋涉來投遠近響應越人向不

義黑旗至是奉節壺惟謹余前奏仗義執言可補甲兵之不足知非盡書生迂語自此捷後其一軍安詳勇銳儼乘是時厚其兵力給以優奬則余兩次陳奏庶可漸次舉行惜乎遷延至八月而軍心一變兵者氣也相時而養之及時而用之蕩不可使其散一散則陷陷則不可再振矣滬上迭刋劉檄文皆假託獨此篇及後所載戰書乃余在軍中作也

四月二十一日接黃統領書屬余勿入關

四月二十二日徐方伯出關駐諒山余往見陳入關意方伯留之黃統領暨右路統領趙慶池觀察沃繼至方

伯偕卉亭慶池次日過寓商留余在邊先赴劉營照料即附片奏請又函請倪中丞並為奏留倪中丞奏有該主事才識警敏論事洞中機宜之語徐方伯附片錄後再吏部主事唐景崧前因奉旨發往雲南假道越南旋奉上諭飭令該員迅即前往毋稍逗留當經撫臣轉行遵照臣四月初途次正遇該員前往雲南與談外域情形頗為熟悉而於贊成劉永福立功報國一端尤為難得臣查劉永福原籍廣西流而為匪自經越南招撫積功擢至三宣副提督其統領黃佐炎不

善駕馭轉事苛求劉永福積不相能常存退志故不敢
擅離保勝恐爲人害迫唐景崧親見其人知其可用爲
之開誠勸勉直以大義責之謂越南臣派我
朝近居粤徼能爲該國出力即與內地出力無異如其
思歸故鄉未嘗不可償諸異日劉永福因而感悟誓不
與敵俱生於是發憤自雄累戰皆捷非唐景崧之力不
至此現在法越戰和之局未定若得該員留營商酌一
切實於防務有裨雲南藩司唐炯聞已出梁山西如有
應辦事宜亦可就近兼顧可否准令該員暫緩前赴滇
省留於防營俾資臂助出自

聖慈謹附片陳明

四月二十五日偕黃統領起程赴北甯二十九日抵北甯

五月初二日徐方伯至北甯覽地形籌布置於是北甯始有防軍

請纓客曰北甯居四達之衝守誠不易然此次北甯設防自徐方伯始遠者僅及四十里之慈山府而論者猶謂與劉團越兵太近恐法藉口屢有戒書由是北甯險要我軍不敢進紮坐讓他人先據之然則北甯防守固疏毋亦時論紛紜遂至步步落人後耶

五月初四日起程赴劉營仍帶把總何有龍勇丁一哨又由陳槐階營中選七十人以陳玉堂率之隨余啓行時淵亭稟求徐方伯助兵四百人洋槍二百桿故黃統領交余百餘人別由趙統領飭游擊田福志募二百人賠入劉營此我軍助劉團之始而田福志二百人終未往也棘門霸上事同兒戲前後濟劉洋槍不過五百桿皆天津解粵之笨槍藥彈多不著火

五月初五日至山西各官來見雲南新到兩營督帶張永清管帶林大魁皆同鄉也唐薇生方伯出駐崇自縣新安所徐方伯回駐龍州

五月初六日至楊朓卿家致祭存問孤寡撫棺下淚覩吳鳳典傷在耳側不甚重

五月初七日至劉營駐卧龍村奬淵亭戰績慰將士傷亡新帶右營爲南甯秀才韓再勳號伯銘唐方伯來書詢北圻軍情

五月初八日連璧峯蕭琴石由龍州來營

五月十二日淵亭率全隊偕余至紙橋奠陣亡士卒法冢亦纍纍在側破帽殘襟狼藉路隅入關帝廟覩右營接仗處彈嵌檑柱密若蜂房立朓卿殉難處太息久之淵亭亦泣憩河干廟中此地傳爲翁仲故里廟即翁仲

祠閱越人箸作稱李翁仲不姓阮

五月在卧龍村與黃佐炎時過談渠有國王所賜劍鑲嵌精美亦名尙方劍統督北圻軍務之賜也贈余一劍質亦精良佐炎姬妾數十人子三十人佣丁八百富甲越官

五月徐方伯來書議月致薪水銀二百兩另給親兵三十名時余留營之請尙不卜俞允否也

五月法輪三艘由紅江駛上山西劉營距江千十里而無扼擊礮臺法船至喝江淵亭扒船管帶貢生李唐率

六板船截戰三時法礮三百響板船無恙一高一低礮
不能中故也當是時河內城虜夜輒自譁驚呼黑旗來
敵膽已落一鼓可克每與淵亭商進取之策皆云壁固
溝深城外之洋樓江面之兵輪相倚爲守萬難仰攻待
敵出城再戰再捷城始易克實則軍中苦無攻具僅恃
手槍且不精利而癡笨者亦不可多得以窮兵而制強
敵宜乎其難得力也

五月淵亭以葉成林朱冰清練忠和劉光明等所部二
百餘人爲予隨護即以連璧峯爲營官曰武煒營廣東
人龎振雲胡崑山率三百人投淵亭編爲軍曰武烈營

徐方伯議月給淵亭五百兩犒軍是時廣西所請協餉
不過十萬方伯又苦心節餉不肯增營
朝廷遠慮兵單
命酌添募徐方伯來書曰連讀手示三函從都中以及
越南自今日以及萬世洞若觀火留侯帷幄伏波米山
不足以相喻也竊謂他族不逞兵於陸自負水上伎倆
再來必多水戰淵亭船少而礮小似亦須早爲之備近
閩陳爵堂云淵亭託其代募水勇惜餉太輕難有應募
者倘可少加之否近日因中丞奏請撥餉協濟業已奉
旨撥廣東淮上二處東省已許先解萬金淮上亦允先

籌八萬得此二項當可了此羣兇矣快槍子藥亦有信催善後局續解沅帥所許二千桿不知由何處解來似亦以速爲妙執事遠居異域心力交瘁而旭安坐龍州實有不安自維馬齒雖增尚能執刀斗扞牧圉擬再拜發奏摺一次即可親聆大教昨於奏章之外稟政府一函求不讓保勝不招各國入紅江不可驟許議和言語少激亦不知願聽與否竊謂政府之所以異議者不能實知情形徒震而驚之耳旭復將他族伎倆劉團忠義越南他日之怨天下大局之危剴切言之計兩千餘字適岑彥帥信來旭又將莪生方伯營盤太少俟他族到

境而後擊之非計之得反復言之亦兩千餘字皆不知
俯納否惟有自盡其心力而已咎戾恥笑均不暇計也
同日接岑彥帥來書曰前由林游擊處寄到復書頃又
由唐方伯遞到四月五月惠函兩件並獲覩手致唐方
伯原信捧讀再三足見苦心孤詣閣下馳驅險阻往返
異域仗義執言能使劉團和衷致有紙橋之捷彼族受
此懲創亦知强不可恃將來遇事收斂就我範圍於中
外大局所關非細偉烈豐功足以震耀華夷誠足爲桑
梓光矣刻下彼族新敗蓄謀報復不言可知劉永福兵
單勢薄越人又不可恃弟所深知若非仍藉執事設法

聯絡鼓舞其閒誠恐各存意見有誤事機昨接倪大公
祖鈔咨摺片並徐方伯來函知已借重大才奏留粵營
如此布置方能關照全局鄙懷深爲慰藉之至前派兩
營出關援應不過能耐煙瘴至於一切機宜關係重大
緩急因應豈該將所能深知茲奉來信深悉形勢山西
既不易守本擬退紮大灘又恐與粵軍離遠更難聯絡
而甫進即退亦非援應劉營之意現與唐方伯酌商再
擇人地相宜諳練事機之員督帶數營另紮大灘又爲
張林兩營後勁據山西實不可守再併力拒守大灘以
免疏失劉營得力將領本不多人前戰頗有傷亡弟所

深慮刻下要務總以延募爲先至於礮械所需唐方伯必能接濟也所有各營均已函飭一切就近請閣下指示機宜幸勿謙讓

六月聞都中有合泰西各國通商紅江之議乃上當軸諸大臣書曰竊景崧留防營後於五月初六日重至劉營弔亡撫生鼓勵士氣所部極爲歡慰慨賦同仇惟黃佐炎素與劉永福齟齬吝賞忌功諸多掣肘近復有人挾嫌奏劾永福心甚怏怏越南仗此一軍楮柱全局而猶刻待如此甚哉其憒憒也永福嘗言非爲景崧故決不出赴山西亦決不能力戰經景崧調和勸勵其氣始

平其心尚壯而部下尤人人思奮極欲報效中國援厥軍情或不至有大挫竊慮西夷狡獪經此敗後必思變計或再赴總署請申前說愚見似以緩議爲宜至台泰西各國通商紅江藉以制法之策似亦可不必亟行竊維法使既已邀我調停旋又背約而攻人國今日之敗乃由自取我直可置之不理若藉口於暗助有何實據更可無慮總之保勝一方劉永福決不肯讓而其所部至家黨與幾及萬人各有廬墓田園一旦遷之必致激變去歲越南曾欲移永福於宣光不願許以廣安之福宵府世襲知府亦不願若我授官而調回中國事尚可

行儻移之而仍在越南則失其負嵎之險決不從也且今日黑旗一軍拚命決戰而終歸於逼紅江讓保勝殊足寒天下忠臣義士之心不如姑從緩議待法劉再戰二三次勝負確有定狀人來尋我始作轉圜不獨於國體較宜且秉軸諸公亦省局外許多清議也山西爲雲南之門戶北甯之犄角劉軍之歸路料爲彼族之所必爭五月十六日三輪來攻施大礮三百餘響劉營以扒船截擊於喝江口夷船傷折遁回夫西人以兵輪稱雄海上今乃不足當劉營薄脆之扒船此其故何哉蓋兵者氣也理直氣盛則無往不宜所謂可使制梃以撻

秦楚之堅甲利兵也劉團今日之氣正宜及時而培助之毋使其饑乏必能屹立海疆長稱勁旅矣冒昧謹上

六月返北甯倪徐留營之奏先後奉

旨允准倪摺奉

批諭唐景崧准其留營著令該主事妥愼辦理毋得輕率從事致誤大局欽此徐奏出關布置並劉永福勝仗

唐景崧留營摺片奉

批諭法人經此挫敗其添兵報復自在意中越南孱弱之邦勢難持久徐延旭於關外情形素所深悉所奏布置各節足以壯聲援而資備禦頗合機宜惟糧饟軍火

深慮不繼必須源源接濟茲已撥給餉共二十萬兩即著倪文蔚徐延旭斟酌機宜妥爲籌辦以裨大局唐景崧前已有旨准其留營倪文蔚等當令其妥愼辦理用資得力欽此

請纓客曰是時

中旨尚不明言劉永福而以後迭

諭接濟者蓋令邊臣默喻而行事耳紙橋捷後法兵甚單該國是時用費無多倘易收束黨劉軍乘此獲飽𦡱之資攻復河內法人立可轉圜越圻猶幸圖存邊事即不至大壞乃計不出此以致法兵漸增日久費鉅該國

遂苦於欲罷不能而兵連禍結矣徐方伯本決意濟劉倪中丞亦云不爲遙制而論者輒戒不宜又云苟一不愼被法人擒去生供訊得接濟鐵據敵必藉口索費而徐亦自此徘徊縮手焉夫槍礮非一鍼一縷可藏諸身而密授諸人者也敎民且多豈有不報彼族知之者在彼攪我而我不承認耳且彼亦斷不以助劉責我也法爲海外强國竟屢敗於黑旗一旅之手彼且自愧而諱言挫衄豈肯向中國啓齒訾我助劉山西北甯失後所有密疏密函以及督撫給劉批劄俱落敵手未聞挾之以爲接濟之鐵據也余嘗啓倪徐曰譯署疆臣奉行法

度自不能不恪守範圍而應變出奇則在閫外之權宜行事惜乎余是時不操寸柄僅以虛言激勵劉團庸有濟乎

六月在北甯張登壇裴文禩送花數盆月夜同集黃統領營中送曲妹唱曲越官喚妓無禁孫文靖之敗即以曲妹誘我軍士故曲妹價重至今有阿五阿六者東京人蛇髻蟠首不飾金翠耳垂琥珀珠窄袖長裾妝束如畫中女子也越人貿易多賴巾幗大員妻女皆可坐肆中權子母焉竿相阮文祥之妻鬻油巡撫梁輝懿之子婦鬻鴉片皆致富國俗學治淫界治則以象鼻雀之鄉

空墮死

六月在北甯接沅帥兩書誇獎逾分淋漓千言並函徐方伯黃統領謂余宜募數營以壯聲勢而馭劉團是時關外已議由黃趙增募八營徐方伯屬予募一營為親兵遂以葉成林等二百餘人補足一營四百八六月越南國王阮福時薨王無子過繼三子以堂弟郎國公嗣位宗室阮說輔政太妃八旬有餘余與黃趙兩統領具羊豕酒醴往弔於總督署中所設哀次越官縞素謁華官仍照常便服淵亭屢書催返並稱越王賞長翅冠圓領廣袖蟒袍牙笏朝鞾等物

七月初七日淵亭來書謂國喪舊君人心惶惑速余返
營十二日帶韋和炳一哨旋卧龍村陳玉堂一哨撤回
七月十三日黎明法兵分五股由懷德府進撲劉營四
股分攻前營左營右營武烈營余與淵亭坐營在四營
後又一股盤踞大道志窺坐營蓋欲我各營一齊受敵
不能互救此法人陸路之兵也又兵輪大小九艘攻河
岸礮臺之武煒營衆以陸兵五百沿岸直上此法人水
陸並進之兵也武煒營在坐營十里外莫能往視余與
淵亭各率親兵督陣於營門前大樹下敵槍如爆竹連
緜不絕淵亭傳令各軍堅伏不發一槍敵輕武烈新軍

逼攻極緊右營韓再勳分兵救之海防帶水喬爾赤所帶
領客匪助戰客匪者廣東嘉應州及惠州人貪重募而
來者也法人見黑旗不動未敢遽前客匪白旗忽進忽
卻余歸坐營登樓望兩軍全在目中午刻黑旗槍聲始
舉開壁馳出敵乃合五股並攻大道淵亭先於大道築
堅牆右營奮力憑擊敵氣稍奪未刻退懷德府喬爾赤重
傷斬馘十九級而河干之武煒營屢戰未已槍彈已竭
黃守忠帶隊往援河漲驟發漫及礮臺武煒營遂拔以
行是役也右營最勇而武煒一營孤懸河岸僅余所帶
把總何有龍一哨有後膛槍三十五枝葉成林等皆尋

常火槍而能拒九艘戰艦五百陸兵血戰一日殊不易得夜大雷雨報捷諒山北甯及廣西雲南督撫淵亭恐法人大隊再至請余函兩統領助兵

七月十四日大雨陸虜雖退而兵輪猶泊河干礮聲隆隆不測何計夜聞法人有決隄灌營之信桂軍黃雲高田福志四鼓帶隊冒雨前來令紮坐營後

七月十五日大雨越本澤國夏秋漲發城鄉皆水上與屋齊人攜米鹽坐竹舟遇陸則負舟以行本日辰刻村外水深尺許差官李得發赴各營覓壁回報右營被水不知所之前營亦將遷輜重候報又深數寸知法人已

決隄矣先是淵亭問計將安出余思拔營太驟恐爲敵乘不拔則無術拒不情之水惟調集竹舟數百備乘以行法人於淺水中當亦別無奇技午刻束裝遣李得發往覓高阜甫出漲已入門遂率隊坐竹舟出村一望滔渺無道路河干礮聲不息四面槍聲又起不知寇在何方且不知避往何處惟向山西大道進發或遇田高水淺舟不能行則乘馬涉流高窪莫辨泥濘裹身琴石落後不得舟赤足冒水至三十里抵丹鳳淵亭亦即拔營法人之決隄也幸其地在劉營下浸灌猶遲儻決上流則全軍不可問矣

七月十六日抵山西黃雲高田福志兩營繼至並駐省城水逼外城不沒者二尺許北甯亦水文報不通天霽水減與總督阮廷潤巡視城廂及礮臺關卡唐方伯來書並致薪水銀百兩云每月按寄卻之謂無食兩省薪水理後乃更增百兩辭不獲

七月唐方伯擢雲南巡撫岑唐兩公會奏以予在山西居中調度實則仍擁虛名雲軍桂軍劉軍皆不屬我也徐方伯奏撥黃統領四營歸余節制附片奏曰再留營主事唐景崧現因籠絡劉團留駐山西省城所居距敵太近經臣稟准撫臣覈示會商兩路統領將先後撥出

之防勇四營歸其調遣已屬諄飭將弁約束勇丁不得
倖功挑釁該員膽識堅定當能審度機宜妥愼辦理謹
附片陳明
七月在山西上徐方伯書曰十五日避水倉皇而走不
及與淵亭一語而代擬之捷報頗詳諒已稟陳鈞座故
不再述淵亭則謂右營最爲得力武烈營次之伊親兵
隊又次之三營合力抵擊大路挫其凶鋒彼始敗退不
然則徑撲大路直至其營及嶽所寓之村矣此次彼知
奪尸故斬馘不多聞斬者十九級皆敗後奪不及者也
昨據探報敵輪兩船載尸而下則斃者誠不少矣又査

是日卯刻番船八九艘來至河干懸礮轟武烈營維時水已淹及礮臺下而敵兵數百又由下登岸逼攻連美親率弁勇截戰於市僅防營撥去何有龍一哨有快槍三十五桿崧前臨去時遺與彈七百出何有龍奮力抵禦而朱冰清從容接戰愈鬬愈勇未刻連美遣人飛報逼礮將盡立望接濟崧亟由親兵隊內撥與五百出而往返卅餘里已接濟不及賴黃守忠率百人馳救乃獲解危自卯至酉鏖戰七時此處不守則岸敵抄襲後路矣該營死者僅四人傷只八九人據稱礮斃法兵數十名該營能以孤軍而抗九艘及陸路之敵血戰一日已

爲難得守即是功況能勝乎彼族連日並無動靜其船數隻尚停端香社上池一帶而不直上山西亦料我軍布滿山城黑旗又在丹鳳有警必援經此挫折其氣愈餒故遲遲不發也二十一日探報彼於十六七日運半月糧及軍火下船今將及旬何未來也己經函屬淵亭彼果以三千人繞陸而行豈無影響務須確探伏兵東南敵至則要而擊之可獲全勝蓋丹鳳至省正向東路行也崧十二日至懷德十三即遇戰事十四大雨十五避水僅與材圖匆匆一見謂其國中宜急下哀痛復讎之詔並亟請我

朝册封則彼不得以非我屬國爲辯且謂該國於同治
十二年立約失辭自外生成授矛陷盾此次請
封嘗悔過輸誠異常恭謹並稱與法誓成讎敵不共戴
天我
大皇帝必始終憐而保護之所以隱寓不肯就和之意
也到喝江復以斯意函致羅洲至今寂寂甚哉南國無
人不勝浩歎竊謂請
封一節乃於大處落墨之文勝於譯署曉曉辯論一朝
敕諭萬國親睹在小邦固遵行藩服之舊規而
天朝亦恪守

祖宗之成法何嫌何疑名分已定援救有詞並可杜其藉口豈不勝於十萬甲兵乎惟公卓識以爲當否茲今權寓山西與諸將約定各守一方守有定所則責有攸歸請紓遠注合並縷陳又書曰昨復寸箋詳陳一切河內人來報十三之戰傷其頭目最要者二人一即所謂總統第不知姓名一爲客勇頭目黃四皆受重傷茲接黃統領函謂黃四已斃又武煒營十三擊斃一乘騎者奪其鞭今知此鞭乃三畫官所執是河內又斃一三畫也聞彼在河干載尸八十餘具則陸路傷斃者當更不少聞河城水亦浸入該頭目日在船中相向而哭無怪

連日寂無動靜劉軍現紮如常時通音問紛來索書可
見其暇豫從容之致矣滇中疊有函來欲劉軍移守山
西避水之初未嘗不有是議而黃羅洲必不肯退紮無
可如何而後退至丹鳳彼主我客亦不能强而行之且
今丹鳳立足已定上可以顧山西下可以窺河內最爲
得勢無故又欲上移轉至駭人聽聞而軍心又爲一動
未知卓見以爲何如
七月在山西派弁齎銀五十兩賞劉團十三日受傷戰
士區區之費聊示情誼
七月在山西患病楊胒卿之妻餽肉桂一枝價値錢六

十貫
七月越南王遣員齎送象筋茄柟肉桂豆蔻猶故王阮
福時在日之所餽也河內不逼使者繞道行兩月始至
山西布政率文武官香亭彩仗陳禮於庭余再辭始受
之本月聞曾沅帥卸任北上張振帥回兩廣總督之任
沅帥來書曰前日一緘託黃軍門轉交諒可先到六月
十五日接五月十七日手牋並永福臨河截擊獲勝原
禀敬悉一切比已鈔寄總署矣此次法之援軍近又將
至聲言將大舉以攻順化大約七月初可以到齊若永
福再相機多方挫之以奪其氣使彼不敢妄逞更爲越

南之福且令十八省官軍聞知勢均力敵彼可勝我我亦可勝彼沿海各口之忠神愈定必有繼永福而興起之人中華之强更有幾分把握矣永福爲將若無黃佐炎遏抑於上越之君相掣肘於朝則永福戰功必大可觀得執事扶掖之以後海內地球不使異族立足於其上則唐虞三代文武周孔之威靈更彌綸於四大部洲實華人萬萬蒼生之福若不力爭此關鍵指日以夷變夏痛何如之惟閣下至公血誠能聯絡永福惟永福能厚集關外奮勇業已流落之十數萬衆悉爲永福兵力再加訓練多儲軍糧因未失之越地及已失之區域以

爲糧又因法所奪越之糧以爲糧所至之處合長圍以困法人圍一城聚而殲旃更用遊擊四出之師與之野戰則以外各城勢同破竹可望不戰自退矣然非永福之威聲地位不能大舉非我公之義膽忠肝不足激發忠勇報國之氣時哉弗可失也方今任疆寄者不能不恪守範圍從事萬難望爲非常之策以戢華夏南交之亂更難望出師以救屬國將傾之危除我公英雄外尤難望有體越之國經越之野以建不世之奇勛者此鄙人閱歷數十年所見所聞足以實獲我心之言非虛語耳萬一永福亦心不爲進取之謀而爲退入十州足以

自全之策則一二年間越必變爲卷髮文身之地越若傾覆則滇南粵西亦必沈湎不起淪爲異族非第地球十八省之憂實舜禹孔孟聖神明喆之垂涕於在天粵自上古下至於永無紀極之永患也臨穎黯然神往畢然高望以存越社以固華圉崇力建白不盡縷縷

請纓日記卷之二終